

怡志堂文初編

怡志堂文初編卷三

桂林朱琦伯韓

周易述傳序

易學有二義理與象數而已專言義理始王弼至程子而後醇朱子本義又補所未盡專言象數始孟喜至焦贛京房滋盛其後馬融鄭康成虞翻陸續皆沿之學者輒云漢易與宋異自輔嗣說行而諸家廢又自程傳出而王氏亦微近世言易喜漢學尤詆王氏余攷漢初易家本田何再傳至丁將軍寬守其師說爲章句舉大誼而已自後有施孟梁邱之學劉向校易亦謂漢初易義

略同獨孟喜稍變古法候陰陽災異費荀虞三家號爲
近古李氏易多采之輔嗣雖創象解明指要頗雜以老
氏韓康伯孔穎達遞相傳述亦同此指惟程子緣象以
明理因辭以考義本之天道而察之人事之著其說多
與漢初諸儒合所謂義理得則象數在其中者也故昌
魏諸子推重其書吾友儉卿治易尤嗜程傳其先世丁
將軍之支裔也聞其述祖易說之無傳爲述傳二卷一
本之程子附以已說旁摭博引於治亂消長獨見微兆
而不雜以空疏無當之說最得漢經師遺意嘗謂近人
能以漢學而通宋學者儉卿也儉卿老矣又更涉憂患

閱天下之事變多故退而撰述篇首載程子之言曰進不貪位退不沽名又曰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人於進退之際有戒心矣獨善處憂患云爾哉儉卿於詩於禮皆有釋然不若嗜易之篤昔叔子自涪歸晚年於易猶冀有少進然則儉卿矻矻丹墨間殆進而未已也先儒有言萃一生精力而畢之於易乃能光明厥功余於儉卿亦云

詩經大義後序

吾鄉經學自漢陳長孫父子始然皆治春秋而不及詩其後治書有全州文立縉治易有靈川全賜臨桂張茂

梧及國朝蔣光昌麥士奇治禮則陸川龐希濬全州陳
宣而皆不及詩其善說詩者惟陽朔唐瑄一人而平樂
李志亦有葩經約旨一卷蓋治詩者之難其人如此予
嘗謂聖門首重詩而詩說莫古於序先儒謂序出自子
夏而毛公衍之衛宏又因師說爲之詮次漢時齊魯韓
三家並立齊詩久亡魯詩再傳有韋氏學而韓嬰所著
內外傳數萬言今惟外傳存耳毛氏稍後出鄭樵謂其
說多采齊魯韓氏當時未之重迨魏晉間諸儒證以左
氏國語孟子諸書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毛氏論者又
謂毛氏說鄭康成箋詩多沿其解雖其後王肅孫毓陳

統之徒互相詰難然至唐孔穎達疏義出其論遂定又
至宋朱子集傳出而義益備焉吾友閔君喜言詩尤篤
信詩序琦嘗笑謂閔君吾鄉治經者不乏獨治詩者少
耳以予所聞近代惟唐李二君今至子而三矣後與別
京師又數年予假歸閔君亦自某州學歸問其所業則
出詩大義若干卷予取而視之其說大抵申明序義自
毛傳訖朱子止旁及雜家而尤詳於唐以前引據賅洽
斷以己意閔君自言吾所學雖本之大小序然於序所
不合者不彊爲牽附至於朱子之說有未安者必虛己
辨析不敢如今之攷訂家妄肆詆毀鄭夢白中丞嘗稱

其書爲毛鄭功臣又於宋儒不相牴牾爲得古人說詩之意旣爲之序而張之矣而予更爲考吾鄉經學源委及歷代說詩者異同附之簡末以爲治經者勸云爾

小清閣閣詩序

予觀詩人之作多於天下盛時虞夏以前渺矣殷頌而後周詩最盛不獨雅頌諸什被之郊廟雖野夫游女羈孤感懷之辭當時輶軒亦兼采之是以教明而俗茂王道以成至其少衰而變風變雅始作又其衰極至於東遷而詩遂亡矣漢之時大風之歌柏梁之詠芝房寶鼎天馬之頌皆當漢之極盛一時詞人如蘇武李陵司馬

相如王褒之徒又皆颺起以歌誦著述爲事是以其風
駸駸幾於三代流及魏晉以訖宋齊梁陳作者稍衰焉
然未嘗絕也又數百年至唐而再盛唐之詩論者分初
盛中晚雖不必盡爾要其中博綜百家本之性情扶翼
忠孝與三百篇漢魏六朝相表裏者必其盛時其蛙聲
間色凋耗側靡而不可與道古者必其衰時下逮宋元
體雖百變莫不皆然甚矣詩之盛衰非細故也夫天下
之人心安則樂哀則思由虞夏至今數千餘年歷代治
亂之迹不必盡出於詩而詩實因之當其盛也雖詩人
之窮者其志幽以和其聲悲苦而壯及其旣衰雖號爲

名家者不免噍殺抑塞此生於人心之自然而不可解也我朝繼迹隆古自施宋王朱爲之倡其後乾嘉間錢沈姚蔣諸公更起迭和鋪陳潤色其時公卿又多愛才後先遞爲援引名都大邑羣俊鬱薈雖至蠻荒萬里之間莫不風馳雲轅嘻其盛也滇南倪輝山大令所爲小清閣閣詩凡若干卷湯海秋農部嘗爲之序謂讀其詩知其人并可知一代風會其鄉人筠帆侍御亦謂先生之詩當海內極盛又嘗語予云吾鄉詩人自錢南園外如袁保山滇南詩略所載百數十家而先生之生稍後亦不媿作者余聞而躋之先生嗣君海槎與予同年交

善今年秋余將出都始獲讀先生詩嗟夫先生所以爲詩之旨二公旣詳言之矣而余獨慨夫天下盛時雖滇南一隅而風尚之古人才之衆若此後之讀先生詩者追想其時考其生平出處朋友故舊離合之迹其於詩教盛衰之故亦可以觀矣

小寄齋詩序

陳君心薌吾粵之能詩者也往年遊京師一時名公巨人皆與之交顧尤昵予嘗出小寄齋圖索予詩旣而予假歸心薌歸亦逾年矣適以事至會垣相見歡甚故人李小廬余小霞趙澹仙諸君日相造譚讌爲樂一日謁

歸復出小寄齋圖屬予書額又出所爲小寄齋詩若干卷且爲予言吾粵之詩自岑溪李少鶴大令爲之倡子才松園兩先生及吾家伯祖小岑從而和之於是粵之詩特盛其所成就弟子尤衆如歸順童九臯馬平葉亮工及吾心薌其最著者也少鶴與其兄石桐考詩嚴嘗仿張爲主客圖重訂中晚唐詩以張賈爲主而以朱慶餘李洞以下數十人爲之客其自爲之說曰李白思復雅樂杜陵自比稷契元白張王韓孟各出其讜言正論以扶翼詩教實與三百之義相通其閒遇有隆替才有大小其升之廟廊而恢其才則爲樂府爲雅頌非然卽

一室歎歌憂思獨吟亦各得性情之正又謂中晚以後
人物有似孔門之狂狷韓退之盧仝劉叉白樂天狂之
流也孟東野賈島李翱張籍狷之流也後人不識或譏
其言爲僻澁爲俚俗爲徑直而於古人之意要無當也
且中晚諸賢高節如司空圖不事朱溫顧非熊隱茅山
馬虞臣以正言被斥劉得仁違時不第是皆孔氏之所
取也其餘諸子不能縷舉間有行事無攷者其詩具在
可按而知焉少鶴旣爲此說吾粵人未盡重之獨心薌
守其師說惟謹其後客粵者有李南礪倪秋查歐陽礪
東谷以其詩鳴然皆不若李氏之盛卽有承學者亦皆

不若吾心薌信其師說之確也心薌好苦吟平生篤於
友朋不苟隨俗譽毀其所爲詩冷峭閒澹予尤愛其五
言以爲眞得主客三昧也乃爲論次而并攷其師友淵
源之所漸若此

味雪齋集序

眞之爲詩者自錢南園侍御後必曰戴君雲帆雖其鄉
之人亦曰雲帆之於詩好之深爲之也勤今之爲詩者
未有能過之者也而雲帆顧不自以爲足每向余時時
稱南園錢先生旣而獲讀南園遺集益歎先生爲倡於
鄉者大而雲帆之詩之有所本也顧雲帆之詩又自有

與南園異者南園之氣剛吐辭蒼堅不可迫視雲帆之才清其體優逸而適厚且南園當乾隆末和珅骫政獨能抗疏訟言其失後直軍機益以糾彈爲任故天下多傳其奏議而於詩或略焉雲帆官水曹久其爲御史適值海內偃兵之時雖嘗懷憤欲有所論說又無一事可藉而言者故其抑鬱悲慨發於詩爲多豈非其時之使然哉雖然時不可彊也士亦各求自處而已矣古人有言從吾所好又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大海之水非一川之積也自古文章盛時必有一二先達負重望者爲之倡又必有師友爲之獎借而輔翼之而後可託

以不腐當南園崛起時士多想望風采雖片楮贖墨世
知貴之然考其生平所與遊如初亦園法梧門姚姬傳
諸公皆當代魁碩巨人是。以文章有師法而氣節又足
自伸於天下今雲帆所處亦近耳然雲帆嘗言吾雖私
淑南園其後得之顧南雅宋芷灣兩先生爲多南雅故
嘗視學滇南而芷灣又爲其鄉之郡守愛雲帆特甚自
其少時飫聞詩義學敏氣銳及壯遊京師才愈豪交愈
廣名稱愈盛暨今數十年騫而涵之益思有以自樹一
日劇飲酣醉大呼俯仰古今治亂成敗之故盡然淚下
作爲醉歌數十百言嗚呼此可以知其所志矣雲帆刊

其全稿號味雪齋集凡若干卷雲帆之文長於駢麗所
爲賦頌諸體駸駸於古余尤愛其詩以爲南園以後一
人其於宋芷灣顧南雅諸君未知其孰爲先後也世之
知雲帆者當以予言爲

百玉暎吟稿序

女教之亡久矣今世人率謂女子不可教自其幼時驕
惰不識禮法父母從而愛憐之以謂女子姑聽其如是
及其稍長適人上不能事尊嫜下不能洽妯娌甚者嫉
妬怨恚凌忽其夫閨門衽席之間無復敬戒古人有言
因愛生狎因狎生侮而世之士夫又謂婦過不可以聞

於人於是相率隱忍女教日壞世家大族衰替半由於此余竊病之嘗欲纂內則女誡諸書以教於家以行於鄉又苦古書詞義深簡且非婦人女子所能驟識也去年秋余同章璧田太史先後假歸相遇淮上方舟而行一日太史出示尊夫人蔡冷香百玉暎吟草詩凡百篇夫人自連山返仙城時作曰百玉暎云者取玉暎清裁之義其書始漢之曹娥鐵官孝娥終於宋宣文自孝貞賢知慈淑以訖節烈文藝靡不備載人各一傳傳各一詩又命善畫者爲之圖使讀者卽詩以考其義因圖以緬其人昔卜氏序詩謂閨門王化之本禮義之源其後

曾氏南豐校劉向列女傳亦謂謹其視聽言動乃大人
有道者之事而女子乃能之歎爲極盛今去人是編何
以異此且其陳義校之古人抑又加顯矣夫人尊甫桂
山司馬故與予善嘗言官連山時適構兵亂夫人年十
四五耳先期繫一縷屋梁曰吾將死此生平聞節義事
輒流涕桂山老無子夫人年逾笄事之十年不嫁然則
是編不獨詩與圖之可觀又其躬行有得無媿於古人
者而然也舟行多暇余間爲節其冗複夫人不以爲迂
乃更乞余序嗚呼彼世謂女子不可以教者視此何如

梁愛蓮集唐詩序

太史公答任少卿書謂詩三百篇大抵皆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所作而於敘屈原傳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至於天問招魂哀郢皆悲其志而思其人其後蘇氏明允說詩以爲怨可也至於亂不可也聖人蓋許其怨而防之使不至於亂蓋聖人之微權也孔子曰詩可以怨意亦猶此也。梁子愛蓮以事謫官鬱鬱不自得乃集唐人詩爲五言律百餘篇以寄意其摛撫巧而善比附渾渾乎若已出誦之而有餘悲余曰子之詩怨矣。古之君子洞觀天地萬物之變其視世

之死生禍福欣戚得喪飄然如秋雲之過太空無一物可動其意而何有於怨哉。然而聖人作詩許之怨者何哉。人之情鬱則滯宣則達。聖人知之而弗之禁而使之皆得言其情。當時幽人逸士目擊斯世而託於羈臣孽子怨夫寡婦之辭流涕愴怳而不能已。是其怨也。爲天下者也。非一身之私也。且旣已怨矣而鬱者以達滯者以宣。雖君父之尊可以隱規其過而處孤孽之地者亦可代爲陳訴而不至獲罪。此聖人作詩而許之怨之旨也。所謂怨而不怒者也。梁子曰。子之言甚然。其爲我書於簡端因以自廣焉。

妙香軒集唐詩序

程雨琴觀察與余別十年餘一日自蜀來攜所爲妙香軒集唐數百首示余詩多近體信手掇拾渾渾若已出善道其生平閱歷又隱觸時變援古諷今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余旣題之矣而雨琴乃乞爲序且問其體何昉爲此者孰工且多余曰集句古人未甚重之以琦所聞權輿於宋而其源亦出於漢武帝時柏梁殿成帝及廷臣各爲句集以成詩號柏梁體至唐襲用之卽席拈題角奇鬪勝謂之聯句聯亦集也昌黎最工此體惟以並時之人酬唱或一句一韻篇成謂之聯以異世之人

刺取古人之句爲詩則謂之集體別而義一也宋時王
半山集陶集杜集李尤多且工蘇黃間爲之然山谷詆
譏以爲不足存而不能廢近代陳長源朱竹垞亦喜集
句連章累牘多至數百言國初褚容船集唐詩話盡詳
言之而黃唐堂香屑集尤稱備體近人罕逮亦好者少
也獨怪雨琴磊落有吏幹所治多煩劇又更涉軍事宜
若不暇顧獨癖嗜此又於全唐別有甄錄見者但畏其
工服其敏而已而不知其寄意固有異者雨琴嘗言在
江津時捍黔寇馬上建五丈旗出入巴淪閒兵士萬人
叱咤震山谷日脯坐荒寺中飛書吮墨時時詠詩因與

余論用兵及蜀中形勢規畫條約如指掌今讀其詩雖
集句其鞭撻風雲縱橫萬里之氣尙庶幾見之

世忠堂文集序

琦既爲中丞鄒公題林文忠公詩卷及鄒氏世翰越日
復出所著世忠堂文集示琦既卒業起而言曰文有考
之古而信者有達之今而信者夫不考於古則無學以
充其才無才以練其識質者近俚博者寡要或局於法
而不識變或蕩佚於法之外而莫知所裁不達於今則
雖多讀古人之書多見前事之善攷其論則高矣而施
於用則舛其才亦僞矣而投以難事大事立絀惟中丞

鄒公不然自爲州郡任宣房之重及撫吾粵又值用兵之時疑若不暇給者然由禦河而治軍無一事不辦由州郡而封圻無一日廢書而好觀古循吏之所爲其論文翁則曰教養之先後視其地與時論黃霸則曰無才之德不足以治無德之才足以害治朱邑之治桐鄉則曰百姓吾子孫龔遂之治渤海則曰盜賊亦人也任延一身而前後異治在會稽不以明禮愛士爲迂在武威不以搏彊擊豪爲能王渙善救時去竿牘獄訟之害而能先民所急故兗州思之王景善導河爲陂堰洞注之治而能變通於古故潘季馴因之其他如劉寵之不擾

魯芝之寡欲童恢視上官之急如己之急孟嘗執理之
常救數之變皆考之於古而信者而公於並世諸公又
兼采之不爲過高難行之說其所爲書有曰不計榮辱
不計生死不計天下後世謗譽爲林公言也避書生好
名而別求有用之才恐無才可用爲賀公言也能用人
而後能救人守舊章而坐困何如犯大難以求濟及今
不爲後且不支爲李公督兩江言也大者不可瞻徇小
事不可不瞻徇瞻徇以爲己則私以爲國爲民則私而
猶之公爲錢伯瑜言也意在嗜欲卽以嗜欲嘗我意在
求治卽以求治聞我爲易晴江言也最後與吾師徐公

論夷務書云粵民剽悍乃其素性因其剽悍而用之可
藉民立威卒多如所言至於記序傳志與他雜文可傳
而信者不可殫數而其大者則守汴一役使讀者駭駭
如在洪濤巨浪間徐而循之則日月纖悉畢著其爲槌
礪廂埽扞水之法甚備其憑城以拯億萬赤子甚勇其
設六議爲不遷之計甚堅以定其規畫漕河利害究極
不辦之費有倍於辦者其爲謀忠而其見遠其用心苦
而其成功大此又其信於今者不誣也公嘗自序其文
以歐陽自況矣然則讀公文者如公所自云可也以爲
如古循吏而奄有今人之長亦可也乃爲執其信於前

者以券於後

怡志堂文初編卷四

桂林朱琦伯韓

張端甫遺集後序

十九年夏余始至京師卽與上元梅先生遊後二年又因先生始識吾友張君端甫君故先生高弟少喜詩既習爲文出語輒高潔深逸似歸太僕余輩數人相聚爲文字飲自梅先生外如吳子序余小頗陳藝叔馮魯川諸君皆雄辭博辯每相見論議鋒起而君往來遊讌其間引首笑昵訥訥如不出口余時在史館事簡又居城西臨巷君顧昵余恒相對奕棊一日據方罫戟手爭道

怡志堂文初編

卷四

梅先生適至笑之未幾君以母憂歸逾年復來述其母夫人語絕痛梅先生歎異之小頗亦數數向余言而余顧未見之君又以大父憂遽歸矣歸數月復客河南是時小頗方出守雅州藝叔以屢試罷歸新城獨余與子序魯川時時過梅先生每言端甫家庭骨肉間以爲境之苦非人所居者莫端甫若也去年二月端甫由河南重抵都暴得疾亟呼梅先生往訣自指其心曰吾已失心矣必不活又曰君鄉人侯子勤曰後事以屬收余聞未及趨視越日梅先生來告曰端甫死矣同人會喪於宣武門外之僧寺中君友秦澹如及子勤兄弟遂出其

遺篋得文數篇詩數十首梅先生爲序而刊之而余始得盡讀君所爲文及其母夫人行略旣已哀君又歎十餘年來知交零落君旣蚤夭其存者率多浮沈郎署或在遠方余亦默默不自得思投効歸去豈其聚散之非常固如是與抑果如歐陽永叔所云死生盛衰之際皆不足道惟託於文字可以無窮者與君諱岳駿無錫人端甫其字也卒年三十七梅先生旣爲志其家世友朋多爲文哭之余尤辱與君厚乃爲校其遺集而并書余感云

族子春臺遺稿序

族子春臺既沒之明年子弟寶誠刊其遺稿顏曰試草存真蓋春臺去秋縣試時所作者也春臺生數歲卽嗜書見人喃喃如不出口稍長習經義敷陳淵演試輒魁其儕偶王秋槎明府宰臨桂時校士終案拔置第二去年予在京師予弟隨計北上攜其文數篇予見而喜謂此子可與言文笑謂予弟云吾秋必歸歸必令兒從我遊當先以我語告之嗚呼孰謂吾歸而汝不及見耶寶誠又爲予言春臺天性孝謹能得祖父歡沒時年二十二子弟悲甚爲哭子詩絕痛見人語及輒流涕及予今年歸距春臺之沒已五閱月然弟猶悲不能自止一日

久不可無言琦曰粵西團練緣起父老之條約士民之
忠義及戶口多寡山川地形險阨子亦既詳之矣論者
多謂團練始於宋之弓箭社白甲兵其說似矣而未盡
然蓋團練之名實創於唐而究其源卽古者守望相助
寓兵於農之意管子作內政寄軍令連鄉軌里雖曰變
古亦其遺法而李牧令趙邊寇至則收堡寇去則縱田
牧及漢晁錯募民實塞使習戰鬪爲家室田廬之衛皆
陰用團練之法而得者特未有其名耳唐肅宗乾元初
置團練使大者十州小者三五州代宗時令刺史悉兼
團練歲以八月考成安民爲上緝姦次之得情爲下宋

州郡仍唐制故余謂團練始於唐而今因之特唐之團
練興於州郡今則以鄉官主其事此爲稍異若宋之白
甲兵弓箭社不過定州等處鄉民私相肄習藉以捍寇
如吾邱壽王不禁民挾弓矢張昞檄兩河義民結砦自
保之類非如今之奉明諭通行直省董以鄉之紳耆而
以大吏兼領者比又其中所載忠義多粵士魁壘獨惜
始末不甚詳雖孫藻田學使所紀粵庠義烈錄亦時病
是要其捐軀赴義磊磊軒天地有不可泯者旣別爲鄉
祠書其姓氏而其事實略可得而稽者於諸生呂佐周
吳尙憲陳可傳等得二十二人其采之粵庠錄及他見

聞自武緣周徹海崑永新上林覃津永安關韓德宣化
王邦寵以次小有同異太學生六人平南朱名揚覃展
成其著者也武生十人首列桂平羅思揚次則上思黃
正坤永康郭壽春又次則富川蔣如萃上林李葆元等
皆不媿粵庠者布衣一人黎大觀果化土州一人曰廖
貞亦入州學者也其最烈者太平鄧大猷屢平巨憝以
諸生勇冠諸團訖以身陷重圍與其子可元同戰死宜
山黃振儀王汝翼破家募勇四百單騎戰於河池而死
隆安周文裕潘濟邦皆以健戰罵賊不屈死其宜續載
者臨桂副榜梁贊國死於石門之戰興安舉人唐虞死

於寒水之戰賓州附生覃鴻寶柳州武生熊光恕以先
後力戰中礮死皆炳炳大節爲鄉國光至今譚者猶流
涕云咸豐五年三月

國朝正雅集序

詩至國朝盛矣上自王公大臣雍容揄揚奄有風騷漢
魏唐宋之美下至田間野老羈人逸士莫不有詩以自
達其性情顧其傳者或以專集或零章斷句非裒而輯
之則無以觀當時風尚而極一代著作之盛白忱文盤
公爲國朝詩別裁集擷今代菁華綜諸家體制而爲一
編播之海內亶亶乎逮今又百餘年矣其間雅材迭起

作者騷輳當乾隆初天下方全盛晏然無兵革之警其
時又開鴻博特科豐材碩儒鋪張鴻藻歌詠繁富其見
之著錄如熙朝雅頌吳會英才沅湘耆舊諸集非不彬
彬稱備也然其爲書猶區以時地限以卷帙未有如文
懋萃諸家體製爲一編以極一代之大觀而無憾者符
子南樵少志於詩及長名日重交游日廣而有意乎哀
纂爲文懋之續又自傷見之隘而卑微之不獲達也於
是之吳之越之豫章渡江涉河靡不搜討積年旣久所
錄彌多南樵白云詩之道以寄吾心也其要歸於雅音
而已雅有正有變正者可備樂歌於古所謂宣上德抒

下情者是也。變者傷逝感時舒憂娛悲之作而義不戾於古詞不病於激則變而不乖於正亦謂之雅焉。故曰發乎情止乎忠孝又曰上以通道德而俯以維風化正雅之謂也。是集初名寄心去年南樵來京師經陶張兩侍郎審定更今名既又館崇侍郎所昕夕探討凡詩之可傳者梓之其編次一準之文憲惟不拘存沒差異而自爲序例及寄心盦詩話固詳言之讀者當能別擇夫以一人之力而綜攬百餘年來之詩豈能無異同其中正變得失亦豈能盡當作者之指要其用力勤而采摭博爲詩至百卷所存至二千餘家之多自乾隆丙辰訖

今皆可考後之君子必有據而取之者無惑也刊既成
琦爲之序其時則咸豐七年某月

藤華館詩序

古之所謂不朽者立言其一也韓退之謂人聲之精者
爲言其發於詩又言之精者故曰歌有思哭有懷蓋不
得已而言故言出而天下傳信之其宣之於口與被之
於聲而爲詩無以異也今之人不知宣於口被於聲者
之有不得已也輒謂詩不必作卽作矣取世之風雲月
露摹繪之以悅俗耳而已非詩之本也又自其少時爲
帖括樂熟軟媚耳目趨時利相習以言爲戒如古人號

爲臬夔或竊比稷契自方阿衡太師者皆笑以爲狂不可近甚者戒門以絕幸而通籍矣大者九列小而文學侍從雍容諷議當言矣又有所忌而不言其視天下利病如秦越人肥瘠不敢一吐之口而乃劫劫於詩取風雲月露彊摹繪之無論其不工卽工矣悅俗則可耳豈古之立言者哉翰林張君幼涵少承家世得關中蒼涼豪宕之氣平生喜言天下事及爲翰林益究心世務又隨侍河濟間親覩民生疾苦江淮南北頻年兵火父老子弟顛連憔悴燕耳折臂之狀而發之於詩優乎其如見慘乎其如憂若眞有不獲已者故其爲詩多壯浪憤

慨世或目君爲狂而君亦邑邑不能平然徐而察之則
舒憤攄滯如在高山巨壑聞鳥獸異鳴前無所覩於古
後無所慄於今茫然不自知其可歌而可涕也詩凡若
千卷旣讀竟吾不敢謂君之能平其氣然爲文學侍從
克舉其職以庶幾於古之立言者必自君始矣桂林朱
琦序

李竹朋詩序

吾同年友李君竹朋自翰林出守閩之汀州謁歸就養
京師以山水文籍自娛尤好金石碑版書畫能鑒別古
今眞贋不差累黍暇時出所著詩文集及試帖示余且

曰詩者性情所爲雖技之小者人不能彊也吾與子趨
尙合矣而所詣則異子之詩縱橫奇宕不名一格而或
軼法度之外吾詩守繩尺不輕下一字亦時有入微妙
處余笑曰然人所稟有剛有柔者天生也其資乎學以
救偏而增美者人也人事極則天機自與之相應其不
相應者必毗於剛與柔卽美矣而非其美之至且吾聞
性情本也文字末也古人爲詩文多自道性情而不徒
以文字雖在千百世上而吾讀其書若接階席而與之
語故曰其爲人伉直者詞勁以達爲人和雅者詞溫以
平爲人沈深者詞鬱以厚推類而言詞雖百變雖技之

小者各肖其人以出惟天與人一藝與道合而後不毗
於所偏而爲美之至姚子姬傳有言古今文字陰陽剛
柔而已其得陽與剛之美者如霆如電如崇山巨壑如
決大川其於人如憑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象如鼓萬勇
士而戰之其得陰與柔之美者繆乎其如歎邈乎其如
有思愜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詞審其音則其人
性情舉以殊焉竹朋曰子所云云當吾意卽書以爲詩
序與日刊君文可并以弁卷首

治書堂詩存序

自漢魏訖唐初篇什流傳率以少見珍多者百餘篇少

者數十篇至數篇而止耳然讀者皆能諷詠上口其子
孫收拾前人遺集亦多矜慎晉之陶謝號爲極盛而謝
氏祖孫父子皆有集然多者不過百餘篇少或數十篇
杜子美謂陶謝不枝梧又謂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
是也至唐白香山存詩寢富而宋之名家所存多至萬
首少亦數千百首其子孫蒐集前人遺詩亦以篇帙繁
富相誇尙雖其名家巨製反以蕪累而掩其菁華蓋讀
者亦至是少能終卷矣翰林孫君芝房哀其先集始念
梅先生終邵吾贈君而附其弟仲嘉詩於後名曰治書
堂詩存凡五卷詩僅百餘篇或惜其少琦曰此漢魏人

存詩遺意也沈栗仲舊序謂詩之傳不在多前賢雖零章斷句可寶而誦之善化孫氏自念旃以次世以詩相傳篇帙不繁格高而韻遠鄧湘皋學博旣撫之入沅湘耆舊集中而芝房又據家譜爲行略列卷首芝房固湖湘詩人之雄者益可因是而知其家法之所自云

周艾衫集序

石君比部編次尊甫艾衫編修詩文詞賦駢體都爲一集凡若干卷集舊名享帚取敝帚千金之義余旣爲訂正迺序曰世之以詩文名集者衆矣而知其派別者殊尠自班史所載諸家著錄或離或合皆不以集名其所

傳之書及部次得失亦無從悉考荀勗中經簿有詩賦圖贊四部王儉七志列詩賦於文翰志而介於諸子雜家於是集部之名漸起矣建安黃初間著錄彌盛然范陳二史所次文士各傳皆云著有詩賦碑誄箴頌若干篇而不言文集卷數自摯虞創爲文章流別於是始聚一人之作標爲別集是詩文集之名昉於晉其後迺備於蕭梁時又詩騷變體樂府所載朱鷺艾如張等篇解訓率多附會其音拍高下今之工師鮮能記之而其大畧有可識者說者曰金羈白馬酒市釵樓年少之樂也關山楊柳行李風煙離別之情也草萑禽肥馬驕弓逸

遊獵之快也隴水嗚咽塞日昏黃征戍之行也以風刺
而通忠諫後之詞人遞相傳述莫不上規前古下俯來
世其中貫金石光日月而不腐者代數人耳亦有始時
聲稱煜煜久之間如一再傳後或無賢子孫藏皮朋友
故舊爲之編錄篇翰零落委之塵土歐陽子所謂如草
木之榮落鳥獸好音之過耳而已昔與艾衫同館爲應
奉文字暇時語此恒用太息爰舉章實齋文史通義所
譏彈相質猶記君罷官後客潁上余過訪卽席贈詩因
究論近代著錄得失自是與君別今覽其遺集如見當
日酒酣歌呼命筆酬唱時也爲愴然書此數語於卷上

蔡霖盦太史詩集序

霖盦太史夢綠草堂詩凡十二卷自佩觿至采蘭分年
各爲集而志其緣起自云少卽嗜詩嘗讀書蓮花洞爲
廬山勝處蓮峯龍崖諸峯隱見煙靄閒及長游京師遂
擢甲科入翰林備金馬石渠著作之選史館諸公多見
稱而君杜門以奉親讀書爲樂獨與內閣學士勝公克
齋數過從抵掌論時務咸豐二年寇氛蔓延荆楚及江
南乃慷慨上書言天下事指畫用兵利害賞罰得失略
見施行是時勝公方督兵河北轉戰至燕趙復再上封
事居恒流涕嘗恨無三尺劍爲天下掃除且以近郊多

黽義不當懷安於是躍馬至軍陳剿賊方略君故與勝
帥善至是相見歡甚奏請參靜海軍未幾辭還及賊竄
阜城復假裝往論賊勢出沒多驗居月餘往慰下諸郡
勸輸逮秋經泰安得觀東嶽尋銅樓白鶴泉撫秦松上
十八盤登岱頂北望感而歸省作詩紀事而君詩乃至
此益壯年來在史館所積日富悲歌夷愉有助於中一
寓之於詩余嘗讀而愛之語君云翰林以稽古論思爲
職今人但知御史之爲言官而不知翰林之當有諫書
也昔姚姬傳作翰林論謂文學侍從職當兼諫諍徒以
文字居翰林是技而已前代居是官者多舉其職而今

且以言者爲多事可歎也又文人少知兵君旣敢言又能馳驅軍中厯行列親覩旗鼓奔騰咤叱其所爲詩非如昔之詞人虛擬從軍作豪語助聲勢而已君以余言爲審於是爲書卷首至作者之指見於自序及朋舊序錄者不復贅云

怡志堂文初編卷五

桂林朱琦伯韓

楊忠愍公承恩圖序書後

吳門潘季玉出示椒山先生承恩圖敘手跡磊磊凡數百言敘之作於明嘉靖甲寅仲冬十有九日爲是圖者獄官劉時守也先生以劾嚴嵩被杖久繫獄獄官時守關中人哀先生以忠獲罪事之甚謹及秩滿當遷乃作是圖先生爲之序其大指以謂人臣不忘爵賞之恩當自不忘刑罰之恩始夫爵賞之爲恩人之所知也刑罰之爲恩人之所不知先生之創言也充不忘爵賞之心

至於苟祿而唯恐其失之者有矣若刑罰而以爲恩則
非守死服義者不能今之時士氣之卑甚矣有能亢言
不避刑誅如先生其人者哉士當卑約時詔詔論節義
莫不自謂能爾也設驟而語曰有雷霆之擊其前無不
色變者有溺於水而熱於火則望而卻走耳人臣之進
諫而蹈不測之誅無異雷霆與水火也而乃甘之不以
爲悔且至屢蹶而猶不易其初心是眞所謂守死服義
安然不惑不變者與琦曩讀先生遺疏輒爲太息今又
獲觀是卷爲流涕書其後仍以歸之季玉時道光二十
有六年五月十六日也

梅氏所藏通典後記

鄱陽馬貴與謂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
之天寶凡厯代因革之故粲然可知而唐李翰爲之敘
謂五經羣史大略不過本陰陽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
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
由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儒者不覽旣
又謂近世學者以多聞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茫
昧而無條貫高譚有餘待用則泥學彌廣而志彌惑惟
杜公居鄉則爲通儒立朝施之政事合是數說觀之通
典之足重可知爾矣余家貧不能多蓄書嘗欲求此書

一讀不可得近梅丈伯言購得明初所刊本紙墨完好
邊幅廣袤逾尺因以舊所藏本貽余亦是明初所刊較
新購者裝潢稍狹耳中有先生點定并辯識數處又自
記其歲月於書首學者苦書不能盡讀余又苦讀而不
能記因思讀而不能記猶之弗讀不如量力所極取書
之最要者并其精神而專之一途用力寡而收效多也
史譚論六家要指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累世不
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夫儒者豈真如是哉嗜博
者自不得其要且徒勞耳自唐以後書日益多近代雜
家所著錄較之前古不可以數計也彼廣心肆志欲盡

讀天下之書者其勞矣哉丙午九月十有八日琦謹記
楊忠愍公獄中諭子墨蹟書後

李寄雲侍御出示忠愍公獄中諭子遺蹟且云別卷藏
容城祠中楷書莊嚴此則其草藁本也按公此卷爲嘉
靖三十四年十一月二日書史載公之棄西市於十月
朔日與此不合蓋明史之誤正當以公手蹟爲據或謂
容城既有真書藏本倉卒時不應更屬草此亦不然公
雖久繫世宗未欲殺之覆奏本未下或更遷延疑先草
此一二日別書異卷貽其家人古人之處憂患其神意
閒暇多類此寄雲深然余言又云得此卷時卽馳容城

取藏本校之斷爲真蹟無疑歐陽公云斯文金玉也雖其埋沒不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况我公忠義之氣亘天地彌日月其光怪常自發見固不足異而吾獨以歎公之於死生之際其神意閒暇若此也乃爲攷其歲月之異而附論之以諗後之讀明史者桂林朱琦謹跋

琦旣爲此文有謂余者曰公則直矣如受禍之慘何琦歎曰此何言哉君子之事君惟其義而已禍福非所知也且吾聞之君子之受禍未始不爲福也小人之獲福未始不爲禍也當賊討父子薰天之勢誰不

畏之而趨之然未幾勢敗亦銷瓦解蒙垢百世而公
之名如迅雷烈日至今赫然在人耳目嗚呼此可以
決所從矣琦又識

敏求齋集書後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余舟次長沙李梅生太史招予飲
小芋香館酌酒論詩道故舊甚歡因出湘潭郭氏諸集
及其母太夫人遺稿讀之一門姑姊妹間韻事斌斌而
郭太夫人才之清福之奇尤爲近代閨閣所罕有夫人
歸石梧制軍自爲翰林至方面使車所至唱隨三十餘
年旣而夫人卒制軍刊其遺詩名唱和集又爲刊郭氏

怡志堂文初編

卷五

四

閨秀諸詩余旣盡得讀之最後讀敏求齋集讀已而歎
敏求齋集者浣香孺人之所自名其集者也孺人姓王
名繼藻適劉氏子家中落其所爲詩附郭氏諸集後蒼
涼激壯有古烈士風卷末勗恒兒一篇尤爲樸至余嘗
謂湖湘間多騷人逸老雖其女子亦能引義忼慨如此
孺人集中與郭氏諸女及太夫人贈答爲多然其遇較
之夫人亦太絀矣豈女子多才爲不幸耶抑所遇豐悴
之不齊而各以其時耶而孺人顧不以屑意乃益縱觀
文史見天地間可喜可愕平生憂悲夷愉而一發之於
詩晚年遇益塞吟益苦詩幾廢不作而湘潭間人亦無

有能知之者嗟乎士之憔悴江湖而不遇時者與此何異哉

永瞻室圖書後

吾鄉名御史三人一爲陳文恭公宏謀一爲謝公濟世其一卽卿公祖培由御史擢至太僕卿世所稱爲滋甫先生者也太僕官京師時琦以試事至京猶及見之面日稜稜然如寒巖老木每食止一蔬對客不輕笑語雖燕居亦然有所論列必關天下大計 仁宗皇帝屢稱其直天下以爲眞御史也太僕世爲灌陽人灌水之陽有山曰西山太僕卜大父兆於此其父永瞻公性篤孝

怡志堂文初編

卷五

五

廬墓五年鄉人爲顏其室曰永瞻室太僕傷之及父沒仲子醴泉繪以爲圖太僕之官恒挈以自隨又自爲之記曰先大父墓在縣西南五里之西山坪去家三里許宅後小齋爲觀欄書屋其右臨江卽灌水也隔江西望可以識先大父墓處先贈公廬墓久有時家居夜誦書琅琅常獨立室外望西山泣然泣下太僕記此尤痛也贈公晚嗜易爲周易貫義三卷世多傳其逸事又聞其家多藏太僕昆仲遺墨而皆未之見今年春琦自京歸省暇時過蔣霞舫編脩編脩與卿氏居相隣世爲姻戚於是始獲觀所爲永瞻室圖及太僕昆仲所自爲記留

案頭者月餘日因思往昔見太僕時脩子弟禮進退逡
逡若不敢出語計今已三十年霞舫又爲予言太僕子
孫今微矣然守其先世圖籍唯謹且欲乞予一言爲記
琦與太僕有舊又念名家之子孫雖爲農猶能世守其
先澤也乃爲記之圖衡縱一尺凡十二幀題者十人多
當時巨公最後三人朱鴻舫閣學方增張小軒鱗程春
海恩澤兩司農皆予故師友也尤重予感云道光二十
八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朱琦謹記

先大夫遺札書後

先大夫少執業伍雨田先生之門及長通籍以進士知

濬而先生亦適宰直隸之永年相去僅數百里書問不絕嘉慶十八年賊起於滑距濬不及一舍先大夫嬰城固守凡三閱月而賊平以功晉同知是時先生在永年亦值寇變先事誅其首惡餓者悉出倉粟哺之餘遂解散書所謂散萬金而酬勇略輦千石以濟調飢蒸紀實也先生厯官武遂棘津博陵天台皆有惠政其在永年先大夫曾一往謁後復蒞濬是書之作在嘉慶乙亥重九日距今已三十五年矣去年春琦由諫垣乞假歸觀而先生嗣君松文世丈亦以郡守歸席閒話舊爲言先世師若弟皆任劇邑皆更兵事兩家子弟又同時乞歸

又幸而聚處游燕洵非偶然又言先大夫善譚論長於
幹略尤工詞翰舊時遺札尙有存者爰出是卷示琦并
命跋後書首尾凡數百言寓適古於駢麗之中多道當
時戰陣事字畫端勁篇幅完好琦家所藏若此者亦僅
矣古人師友之誼雖其子孫亦世講之今豈異是哉琦
旣承命作跋復求佳工裝潢仍歸之松文丈不獨師門
風義予小子不敢忘而手澤所存當時遺烈之在人者
尤感愴不能已云道光己酉夏琦謹識

疊陣圖說附記

李穆堂撫粵時旣酌定海操舊圖又念吾粵地多山水

深林密箐古法難用乃仿疊陣遺意爲山路連環三疊陣其法以兩人爲一疊肩隨而進每三疊爲一層凡放鎗頭疊二人伏地放二疊二人跪膝放三疊二人立放前後三疊凡六鎗放訖則每疊中左人左旋右人右旋退隊末次層六人進一步鎗如前放訖亦退隊末至三層以次悉如之每層鎗六人凡五層爲一隊隊前執大纛二人礮五人護礮籐牌十人隊末督陣執紅旗二人鼓一人每隊凡五十人每兩隊爲一路更番代進其代以鼓爲節聞鼓則更後隊爲前凡進兵大將居中一路前用五子礮二籐牌二十衛之左右旁路領以裨將前

用五子礮一條牌十山路多者分數路進其更番如之
至其退也法亦如前旗鼓牌手撤歸本隊之後而以後
者爲前其退宜緩毋急其五層三十人亦隨隊後有追
兵則照前法迎敵按層放鎗惟不用進步以漸退穆堂
旣爲圖說授中軍官肄習之其所演陣圖凡九又具劄
子以聞略曰臣以舊圖斟酌去取別爲圖冊按期教演
一曰二龍戲珠陣我師衆而兩面圍敵者用之二曰五
行六花陣我師寡而四面受敵者用之三曰六疊進步
陣見可而進以逼敵者用之四曰六疊回鎗陣知難而
退整衆殿後者用之五曰三才陣卽常山蛇舊法後倚

山而前對敵者用之六曰風雷捲地陣敵旣敗而追奔者用之七曰九宮八卦陣卽天星積卒黃帝握奇之法平原曠野當大敵者用之此陣爲諸陣之主雙分外八陣直引而前卽爲二龍陣合外八隊爲四合中四隊爲一卽爲五行六花陣若排鎗前進卽爲進步連環礮隊居中卽爲夾鎗合外八隊爲四層合中四隊爲二層卽爲六疊左四隊張左翼右四隊張右翼中四隊橫列於中卽爲三才以馬隊爲前餘隊齊進卽爲風雷捲地陣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八曰天圓地方亦卽九宮八卦之法以二隊當一隅方折如矩虛四正開門凡安營用之

九卽疊戰陣法南北多山之地皆可用以上諸陣行軍之制略備獨疊戰連環於吾粵地形尤宜惜無有舉而行之者按疊陣創始吳璘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至七十步彊弓並發次陣如之遇敵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其代以鼓爲節騎兩翼蔽其前陣成而騎退余謂此古束伍法也璘嘗用以制敵至穆堂撫軍變爲新陣拒馬長鎗弓弩皆不用獨持鳥鎗又變一爲三變三爲六此爲稍異穆堂先生名紱臨川人文章有名於時其撫粵在雍正初元未幾

移督直隸當國家全盛承平無事之時而能留心武備
如此嗚呼穆堂其賢哉

穆堂別稿書後

穆堂疊陣圖說余既撮取其要藏之篋笥後又讀先生
別稿載過浩齋訓語序以爲先生非獨解兵蓋深於學
者先生之言曰聖人之道在忠恕平天下在絜矩天下
萬事有外於心者乎世儒以心學爲禪又別心性爲二
非也程子有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故曰盡其心者
知其性也又曰心統性情自虞書授受揭心法之要歷
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無異且善學孔子者孟子也今

觀孟子之書言心獨詳曰良心曰本心曰仁人心也其於惻隱是非羞惡辭讓皆求端於心而直指用功所在曰正心曰存心曰養心其於學問之道蔽以一言曰求放心而已論王政所推曰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則舍心又烏有所謂學哉明道程子始教人靜坐教人收放心曰聖賢千言萬語舉不外是至陸子義利之辨尤專用力於此朱子蓋嘗取之矣其後論太極無極不合始曰各尊所聞朱陸之異自此始其徒互相訾議至今數百年水火不已出主入奴學者不務實踐徒滋口實故吾謂朱陸不合非朱陸不幸乃後世學者之不幸也浩

齋名某先生鄉人其生與程子同時而未嘗見其言專於心學實爲象山先導而非世所指名至明季王學盛行依附者固衆而詆之者亦多失實至比諸洪水猛獸以相報復而世遂以心爲諱亦太過矣蔡氏沈朱子高弟其序尙書始終以心爲言可以其近似王學而棄之乎吾觀傳習錄及明儒學案不無可訾然自學菑質疑諸書出清獻又極力掊之王氏衰矣而直學程朱亦鮮其人先生非阿王氏者而其論乃如此余故竊取其意而爲之說曰凡學不能無失言心失之闊疎然士猶矯厲而尙風節舍心而言學其學散漫無統其失至於沒

二四二
汨而不振非害之細也願更以先生之說正之而附質
所疑於後

記湯潛庵畫卷後

曩年余自京歸過長沙潛庵湯君夔扶病至余舟譚竟
日出白雲紅樹圖見贈題詩其上有巖霏林翠都無恙
歸去晴窗伴著書之句君畫爲時所重余得之甚喜而
君顧以爲未足越日復持一幅來水墨淋漓猶溼作高
厓巨壑中一小屋萬木圍繞飛瀑自崖而下雲氣橫截
山半殆以自寫其胸中之奇而人固未之識也是時沈
大令栗仲以書名湖湘間鄧湘皋以詩與君畫而三而

君與栗仲尤狷介當塗諸公欲一識面不可栗仲嘗召
余飲君方病肺攜杖喘嗽趨往陪笑語若失瀕別袖一
卷書曰此余平生所得不欲以示人唯子可耳余匆匆
未暇取視寘篋笥中數年一日偶檢家中舊書得君前
所贈書則大學論二篇也引卷亟讀一過其說大抵宗
古本而於朱子之說不背其論格物曰學貴知本知本
則萬事理致知者知所先後而已學之切於人者何也
親君子遠小人也欲親君子遠小人其道自慎獨始慎
獨者慎好惡也慎好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充之至於平
天下不過親君子遠小人而已蓋天下之有治亂民之

聚散爲之也民之有聚散國家之理財用人爲之也理財之有公私用人之有善不善上之人之好惡爲之也好惡欺慊則慎獨與不慎獨爲之也慎獨則爲君子所用必君子君子用而天下未有不治者不慎獨則爲小人所用必小人小人用而天下未有不亂者治亂之源其端甚微故觀好惡之與民同而得舉廢之拂人性而失知人心非智力能欺偉哉斯言其知治本矣余旣恨前此相知不盡問之湖湘間人云君已沒矣爲愴然者累日卷末有君跋嘗自謂窮老布衣單見渺聞不足仰窺作者之指區區寸抱或可白後世蓋其刻苦篤學如

此然世但知其爲畫師也噫

王少叅遺疏書後

右明王少叅疏草遺蹟其裔孫豐穀錄一本爲副公之鄉人于君慶元攜以示琦前數行斷爛不可識余讀而惜之公是疏凡千餘言其大者以謂人主欲識羣臣賢否莫如盡下諸章疏而明示以賞罰則有勞者勸而有罪者畏是時宰相方惡言者而持威福自上出之說以炫惑於上公益力爭以爲言官言之而陛下聽之是卽威福自陛下出如誤信譖言以爲小臣撓上之權而屏之則言者將自此止後有大奸慝誰爲陛下言者遽哉

是言可以挾偏聽之弊而破人主之惑矣公又嘗以倭寇陳十議明史附於其父恭簡公傳後而此疏顧未之載公名肯堂金壇人萬厯十七年進士以簡討屢上疏陳時務不用遂乞歸旣而以大臣薦官至福建叅政是疏所言乃明神宗時事嗟乎明之末造言者紛紛務爲訐激士大夫至以廷杖爲榮甚者竄斥誅戮而不悔雖曰名義之重亦當時風聲氣習漸靡使然也蘇文忠公云彈劾積威之後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銷委之餘豪傑有不能振起故同是言也言之彈劾積威之時人人能之雖激切如公此疏而史不之載至其風采銷委舉

世不言而有言者世且驚歎以爲盛事矣士固不汲汲於名卒其所以顯晦者豈不以時哉此余所以讀公是疏而歎也

書歐陽永叔答師魯書後

歐陽永叔答師魯書謂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見吾輩作事交口議之又謂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社席無異有義君子在旁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其意殆以折師魯而又以矯不慣見事者余甚奇其說旣思以爲不然君子之於人之美也汲汲然道

之若將不及者非以爲名也其在上將以行其權論定而官之窮則挹其事書之於冊以警發憤憤以待斯世之用吾觀自古聖人褒德錄賢而論語所紀如吳太伯微子比干伯夷柳下惠之屬詳矣至晨門荷蕢樂官黨人孺子靡有所遺設世有吳太伯微子比干伯夷柳下惠其人者則孔子亟賞之矣不然亦論次而謹載之矣而歐陽永叔乃云有義君子視爲當然弗之賞也此其論過高考於古不類雖使古人堅苦卓絕之行推彼其心其視鼎鑊甘之如飴固不計人之相賞與否而有義君子終不忍憊置之而不道恐爲善者懼也若曰彼不

爲名吾卽不予以名此則宋以後過高之論大抵若此
矣復何繩彼哉

鄒撫軍所藏林文忠公遺詩書後

道光二十一年河決汴直趨省垣勢危甚中丞鄒公方
綰郡符櫟石投掃日夜立雨中與水爭吏議欲遷民於
洛以避公設六難持不可卒保危城事竣公自爲記而
林文忠公爲詩美之是時撫軍爲牛公鏡堂旣堅任公
又率竄吏坐臥城上不去閱兩月水稍殺蒲城王文愷
公持節往塞河卽奏以林某堪任茲役林方以夷事譴
戍至是留河上以公總兩壩踰年工竣林公被旨往

知復起權臣之勢同將軍布衣亦用西邊
旋擢督雲貴爲漢回紇紉然白是公累疏乞休矣而士
大夫慕之者益衆天下知與不知皆曰林公而亦頗有
以前事相訾訾者公於林公不敢阿然獨以爲其使粵
不附和議爲制夷長策乃生平犖犖者雖獲罪而天下
終亮其忠以故復用林公名則徐侯官人性鯁亮嗜善
嘗言生平所服膺爲礪堂蔣公蔣公好薦士布滿中外
多爲名臣而以微譴未蒙易名之典士論弗懌欲伺間
疏論之今已矣其卒能償此志乎比歸又以爲言今
天子嗣位用宰臣薦屢召會輿亂起爲欽差大臣興疾

至普甯而卒自林公卒粵盜稍熾李石梧宮保相繼卒
前撫鄭公註嚴議代者周制軍天爵亦罷去賊由象郡
竄入潯之金田 天子念南荒久罹寇擾更命大學士
賽視師而以公撫粵至則與帥相協謀爲進剿計而尤
措意闡練謂多一民卽少一盜懇疏請行而以龍侍講
及琦司其事分遣吏紳巡歷州郡始公 陛辭 上嘗
嘉公能荷艱鉅旣履任蘇疲振廢精彊一如捍汴時每
諭人吏反復開譬至數百言不厭琦以故人子謁公嘗
言若翁守潯有功汝與董承子似穀分冠南北闡可謂
有天道自後燕見數稱近代疆吏之賢者自蔣公後首

推林公爲愴然道林公前語於是始出公在南昌贈詩
長卷屬爲之記距防河時九年矣詩用柏梁體首尾凡
五十韻卷末署曰族村林公晚年所自號也公又言過
南昌時師弟一再見重以姻好且曰母以恒儀聘背歐
陽子居穎於門下士篤愛蘇長公以女妻其子適今豈
異是耶故於納采不以他物而儷以兩文忠公集林公
顧而笑樂其後予謚適與之符事若前定亦異矣琦幸
獲聞長者餘論又親覩手跡私謂文忠公高名大節海
內瞻仰過於長白相國其嗜士則同勤吏職亦同而又
敏於詞翰與古人頡頏以之追匹歐蘇信非溢美獨恨

不憊一老而夙志有未盡償邊民喁喁未知何時脫水火而重以遺憂於我公也迺撫卷太息而書之咸豐元年十月桂林朱琦

怡志堂文初編卷六

桂林朱琦伯韓

自記所藏古文辭類纂舊本

是書余得之京師舊有金陵吳氏啟昌記刻於道光五年八月較康氏蘭皋刻本爲備蓋姚先生晚年定本也自桐城方望溪侍郎以義法爲文劉耕南學博繼之而先生又以所聞授門人管異之梅伯言及康吳諸子爲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其爲類十三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詔令曰傳狀曰碑誌曰雜記曰箴銘曰贊頌曰詞賦曰哀祭一類內而爲用不同又別

之爲上下篇先生嘗云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
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
釋又曰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
苟舍其粗則精者胡以寓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
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而遺其粗者先生每類自
爲之說分隸簡首自明去取之意甚當而於先秦兩漢
自唐宋諸家以及本朝尤究極端委綜覈正變故曰學
而至者神合焉學而不至者貌存焉學者守是猶工之
有繩墨法家之有律令也無可疑者惟碑誌類云誌銘
不分爲二不得呼前誌爲序南雷金石文例頗主此說

琦謂古有有誌而無銘者亦有有銘而別屬他人爲誌者似誌銘亦當有別古人於敘事之文恒曰志志者誌也不獨銘墓若謂前誌不可呼爲序必別書有序二字此則習黎亦不盡然非歐公不能辨也又先生於唐以後所取稍隘雖李習之僅錄復性書下篇其他存者蓋尠矣而於方劉之作所收甚多豈侈其師門耶同時業古文者有無錫秦小峴武進張皋文於桐城爲近而新城陳碩士最篤信師說其學初求之魯山木又有朱梅崖惲子居亦好爲文聲名藉甚山木喜稱說梅崖而材稍礪子居材肆矣閒入僞體故至今言文必曰桐城先

生弟子今存者梅伯言農部伯言文與異之上下而勁悍或過異之惜早逝伯言居京師久文益老而峻吾黨多從之游四方求碑版者走集其門先是吾鄉呂先生以文倡粵中自浙罷官講於秀峯十年先生自言得之吳仲倫仲倫亦私淑姚先生者是時同里諸君如王定甫龍翰臣彭子穆唐子實輩益知講學及在京又皆昵伯言爲文字飲日夕講摩當是時海內英俊皆知求姚先生遺書讀之然獨吾鄉嗜之者多伯言嘗笑謂琦曰文章其萃於嶺西乎未幾琦假歸後二年伯言亦移疾返江南自余歸里連歲寇亂出入兵閒不暇伏案但憶

梅先生語太息而已家中舊書時有散佚爰取是編細
繹之畧爲疏辨并次論當世作者而於卷尾私識之曰
文之義法與其體類是編備矣至求其所以當遺其粗
而御其精如古人所謂文者則更有事在而此其迹也
吾同年生鄭獻甫論文有云有立乎其先有充乎其中
有餘乎其外吾又有取焉姚先生名鼐字姬傳呂先生
名璜自號月滄因以名集晚更號南郭老民云咸豐三
年正月旣望琦謹記

書鄭比部四策後

乙卯夏鄭子小谷自象郡復來晨起過訪小谷循其髯

微笑慨然論時弊乃曰天下有大策四曰士農兵鹽凡取士欲其少校士欲其難天下士愈多士愈病取之少則足以養得之難則人知悅學知悅學則真才出而又足以養之則士知有恥然後可責以復古而爲天下之用今言兵言農者紛紛矣然以聚易銀而農賤以民養兵而財匱世知患之矣故謂法有近古而可用者農莫若權穀帛以行毋得專稅銀斯銀輕而農重兵莫若復府兵之制毋仰哺於上斯費省而兵彊且利權有宜操之自上者有不宜操之自上者操之上而必不可聽之下鑄錢是也均之下而不必擅之上行鹽是也又曰天

下之弊當革其甚禁私鑄易禁私販難稅其所出而聽其所之皆不易之論可以救時可以經遠所謂天下大策近古而可用而余懷之已數十年而不敢言者而小谷盡言之子瞻云如五穀蠶蠶可以療饑藥石斷斷可以已病荀卿亦云坐於一室而見四海參稽治亂而挈其要此四策之謂也小谷又謂今之鄉團卽古之民兵曩時輕詆之今親往督之而知其難余笑曰團練無赫赫可指之功然用以維繫人心不至盡驅而爲盜者猶恃有此耳日旣夕因挾所著四策歸臥而讀之未半蹶然而起爲書數語於後

記李文恭公遺札後

咸豐四年十月琦偶檢篋中舊所藏書記得李文恭公手札二一爲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公初抵粵問金田剿堵情勢一爲咸豐元年二月四日論軍餉當續請且聞琦將至柳敦之行後遂館公幕府中月餘文檄賡奏得參預時公已被疾閒呼余語則曰與君言輒覺胸次開拓又語寮屬曰風雨雲雷交發並至如陳同甫所云者緊豈無人耶寮屬口呿唯唯不解所謂余遜謝未幾公力疾決計下武宣將督諸軍進討是時武宣從征卒伍半荆楚剽悍多公鄉人且團兵厲刃跂足聞公至

皆思一戰而公病且死矣周撫軍天爵向提督榮烏都
統蘭泰來問訊相見喟唏先是公憂賊甚寢食失常度
恒曰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余未謂然公曰後當思吾
言平生推賢達善如將不及忠鯁見詞色病將革猶謂
軍中某某可用不可無言指其關防曰送與周伏枕口
占遺表云云趣余書未半哽咽語不可了爲編綴具首
尾大指謂臣力已竭臣罪莫追諸將惟烏蘭泰向榮可
任書畢公頷之顧其子槩云汝好事大母遂不復言按
公道光壬辰進士由翰林外簡郡守不十年至兩江總
督加太子太保以母老乞疾歸今上御極召用懇請

終養會粵亂而林文忠公道卒訖以欽差大臣關防畀公將倚以辦賊而公又殂 上愍焉祭賻如禮予諡文恭且矜其母慰賜有加天下士大夫悲之以配林文忠無異辭公諱星沅字石梧湖南善化人疎髯長身面奕奕有紫氣閒喜爲詩其在軍書牘多自爲之教誡諸將帥如面語當公剿賊時或謂才弱然自公後督師多獲罪粵寇寢不可制論者始服公持重云

潘四農手札書後

葉潤臣中翰哀其師手札十餘通爲一冊出以示琦且曰此吾曩昔所謂潘四農先生者也先生山陽人名德

興博學有摯行尤長於詩其與中翰手書始署曰弟繼
署曰生曰生云者今時師於其弟子之稱也初先生隨
計北上潤臣與論詩長安風雪中縱酒歌呼相樂十餘
年來往復不厭其後先生歸淮止不復出潤臣遂拜書
執弟子禮先生退然不敢居旣而曰吾以存師弟子之
真也昔昌黎有感於李蟠作師說貽之謂近世士大夫
恥於相師嗚呼其果恥於相師耶今之時去古人之時
又遠矣士大夫汲汲有求於人自座主及仕宦有薦拔
之恩者皆謂之師其爲師也多矣曰師曰弟子云者以
勢而已矣彼座主者猶以文字知者也謂之師可也仕

宦有官守者也而彊名曰師何爲者也且今之人旣已宦達矣於其少所執業者無加禮焉其他有毫毛輕重禮之輒過其分豈其厚於古人哉蓋古之人恥於相師而師之實猶存今之人不恥於相師而師之實亡矣故曰勢而已矣傳云學不稱師曰悖吾未見以勢者之果能不倍也先生一詩人之窮者耳今其沒也有年矣人之知之也或寡矣而潤臣獨惓惓於此其異於世之以勢交而終倍之者與其真如先生所云存師弟子之真者與余旣重潤臣能行古道又嘗讀先生養一齋詩知先生之不僅爲詩人也乃爲之記

跋讀左漫錄

此定甫農部從征粵寇時所著書也其中兵機甚精言
外有無窮微意特藉讀左發之耳定甫料敵多中佞得
之矣而機屢失豈天爲之耶而使厚其毒以至今而未
已也君子論人事以定甫之才而當事者不能盡其才
而僅託空文以見也其天爲之也然定甫論晉悼則云
事之隆替在乎得人與否又於子國請丞曰丞而不丞
丞而不以爲丞上下皆失矣讀此尤嗚咽不能已云丙
辰仲春旣望

柏硯山房文集書後

石梅伯言先生文集若干卷先生名會亮江南上元人少時文喜駢麗及長始有志於漢唐之作者其爲文義法一本之桐城稍參以歸太僕而尤心折故友管君異之嘗曰吾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先生道光壬午進士不樂外吏以貲入爲戶部郎居京師二十餘年篤老嗜學名益重一時朝彥歸之自會滌生邵位西余小頗劉椒雲陳藝叔龍翰臣王少鶴之屬悉以所業來質或從容譚譙竟日琦識先生差早迹雖友而心師之先生亦謂琦曰自吾交子天下之士益附而治古文辭者日益進其後琦歸先生愀然亦引疾歸歸

逾年直咸豐二年寇亂而江南陷先生聞關憔悴挈家
辟淮上時粵亂粗定久不得先生耗恐文字散逸乃與
翰臣謀鑲先生文藏之唐氏涵通樓是時先生亦自淮
上徙居清江而館於河督楊公至堂至堂先生同年友
也盡哀先生所爲文分體之中仍以年次復以編年無
分體者總其目於前刊旣成先生及見之未幾楊公卒
先生驚悼亦卒年七十一是爲咸豐六年正月琦按是
集卷首有楊公序刻於五年七月在先生未沒前疑其
自定閒增損舊稿視涵通樓刊本小異而多近數年作
其中碑志記序之類益峻以潔先生性簡澹若無與於

世者至其剽剝古今利病察微慮遠事若逆觀而尤以
姦民爲可憂作民論云云凡數百言究極姦民之害左
道亂政之烈而以漢之黃巾米賊爲喻先生作此論時
異之尙在是時天下方全盛亂端未兆已而先生上汪
文端書又以爲言先生往與異之師事姚先生異之名
同先生同里人僅一舉於鄉所爲因寄軒前後集於其
旣沒先生序之異之文稍縱逸其論事深切則一嘗爲
擬言風俗書畧曰天下風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矯
之則治不善矯之則危且亂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
部督撫奉行文書而已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科道不

敢大有論列明之時多講學今則結社聚徒杳然無聞
明之時尙清議今則場屋策士涉時政不錄大抵明之
爲俗官驕而士橫知其敝而一切矯之矯之誠是也然
百數十年來其難乃起於田野之姦閭閻之依朝堂學
校之間安且靜也臣以爲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
士氣蓄人材鑒前代者鑒其末流必觀其初意故三代
聖王有因有革必舉而盡變之則更起他禍異之又云
今之風俗弊在好諛而嗜利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
利之趨好諛故下之於上有趨承而少忠愛其言洞中
時務不爲過激之詞與民論同指故附著先生卷後鳴

呼異之既蚤逝如先生者又使其既老而顛頓幽憂以死也其可悲已

書黃鵠山人詩卷後

穎叔與少鶴農部同直樞垣余乍見落落然弗交語然觀其貌類能詩者一日於少鶴座閒見一二篇嗟異之間之少鶴則曰穎叔甫爲詩志甚銳其氣卽疏達以勁又樂與余輩爲文字飲故進而彌上自是穎叔始與余昵今年三月少鶴爲梅先生設奠於城南之龍樹寺一時京師之能詩者皆與焉侵晨先至登蒹葭閣四望沈寥大風從東來振林木龍爪攬擎天半作秋聲已而符

南樵攜一卷詩至潁叔近稿也偶取視其中感時抒悲
之作多觸余懷者讀已復置之案上矣意有不釋又取
卷首五言疾讀之浪浪蒼蒼與天半大風摩蕩林木開
視曩之私歎異者又異矣適祭畢薄暮因語潁叔恨子
不見梅先生雖然猶有少鶴及京師能詩諸君子在潁
叔固深於詩而樂爲朋友文字之飲者其不虛哉潁叔
閩人名壽圖別號黃鵠山人因以名集旣卒讀爲識而
歸之時丁巳初夏

太子少師衍聖公恭愨孔公墓銘書後

繡山舍人憲燾出示恭愨孔公墓銘公爲孔子六十七

世孫襲封五十餘年膺兩朝殊眷駢蕃稠疊誌爲華亭王相國撰其於世族官封爵諡卒葬詳矣孔氏世多賢子孫名臣魁碩載在史乘先後相望而自明以後列儒林傳者尤盛國史因之恭愍公其一也公所學一以敦義秉禮爲歸而於修家廟擴林地增岡里志表章先賢諸事次第興舉又於端木氏閔氏言氏卜氏之裔奏襲博士公所行不媿所學矣信乎孔氏之多賢子孫與公遠祖宋太常丞元措云先世之書由略及詳自知洪州軍事杜國公始輯家譜自從祖祥符主簿有祖庭記歷兩漢以來林廟碑刻悉載名數列代褒崇之典奕葉繼

紹之人如登崑崙披日月故前史謂觀車服禮器徘徊
不能去又謂孔子不可見得見其子孫亦慕說之然則
讀是誌者仰見聖澤流行無有窮極而公以黃髮涓德
巍然爲本朝著碩而一時尊師重道之美林廟規制式
廓繼起之懿彬彬乎禮樂之復興吁其盛已公諱毓圻
卒於雍正元年十一月某日於憲彝爲五世祖咸豐七
年三月桂林朱琦獲觀於京都之宣武門內衍聖公舊
邸爲書於卷後

跋孔母孫孺人墓誌

仁和龔定菴自珍此誌最簡勁梅伯言農部書後稱敘

仲之賢皆其母孺人之教又云敘仲交廣而不濫是爲難也琦與敘仲別十年復見京師酌酒論詩座上客恒滿敘仲信多賢友而又能爲其難者與卷中題跋多余舊遊海內賢豪長者豐才博聞之士嗚呼梅龔二先生死矣覽茲遺刻不獨賢母遺教邈不可及而於友朋離合死生之感亦不能無慨於中己咸豐七年六月

先大夫詩集跋後

先大夫詩凡九卷舊刻於京師歲久漫佚今分體編爲六卷重付梓其集唐諸篇及隨手酬答之作別爲三卷俟續刻先大夫宰潛人以嘉慶十八年守潛功潛人思

之至道光十九年額請祀名宦其事載家傳及鄧湘舉
學博墓誌中生平於書無不讀晚尤嗜詩治事之暇率
以詩自娛其教琦等無日不及詩那文毅公舊序謂詩
不僅詩人亦不僅詩人梅伯言農部又謂守濬一役爲
功於國福於斯民甚大其詩精熟選理而兼有唐人之
氣體格韻故詞壯而志清蓋知之深矣舊刻先大夫未
及見農部是序當琦官臺諫時作去先大夫之歿差遠
今又十餘年矣倏然謁選京師頭白齒豁執卷悲愴追
念疇昔在濬與仲弟壽康趨庭授詩之時嗚咽不能自
已云刊旣成仍錄原序卷首並附家傳於後爲之校讐

者則琦婦姪王君達源也咸豐七年六月男琦謹識
跋倭艮峯爲學大指卷後

艮峯先生爲學大指一卷其爲目有六曰立志爲學曰
居敬存心曰窮理致知曰察幾慎動曰克己力行曰推
己及人首列經傳微言次及有宋諸子言之最切近者
分隸各條下由本訖末簡明該貫蓋仿明胡敬齋續白
鹿洞學規遺意析而精之用以自鏡而又以正世之惑
於歧趨及汨沒功利而不知止者余獲侍先生久粗有
聞先是十餘年間諸老宿在京師數過從質所疑獨先
生與唐鏡海李文園兩先生一以程朱之學爲學士知

尊信之而先生閉門孜孜一言一動必有記其後唐李
兩先生歸先生出爲葉爾羌大臣有莎車日紀未幾復
召還時天下軍興惟財用是亟議者多謂儒術闊疏
難用矣先生潛志篤行不少變每論事必以正本爲言
蓋得其本則天下萬事可得而理也後有吳竹如辨證
數條附卷中旣讀竟會先生之官盛京謹歸之而撮其
指要如此

高寄泉續教諭語跋

曩讀閩中謝先生書鑒教諭語一以仁義中正而嚴繩
以儒先之法以爲近世學官能舉其職者莫先生若也

然規規程朱讀者猶病其過高今之秀才未可驟希吾友寄泉教諭大名以質行爲諸生倡暇時因文勵行諸生每進謁必告以無入公門自重而遠利其說本之謝先生而較平易名曰續教諭語始立品端本知恥約之經史而兼及文詞詩賦策論皆有條法諸生樂而親之其有所疑皆就而質之於是訟者止貪者畏其所歷州郡學士習寢變矣夫學校人材之本天下政教之所從出也故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今司鐸者皆自謂冷官耳而不知其有關於天下政教之大如此也若寄泉者其不負所職哉

崑山顧亭林先生祠記書後

咸豐二年韓君介孫教諭崑山旣於玉山講院之左建
顧先生祠而爲之記且召諸生語曰諸生生長先生之
鄉其學先生之學乎先生之學自漢而約之宋以方聞
質行實事求是爲歸不爲性命空譚自其少時卽負絕
人之姿九經諸史略能背誦晚遊關陝厯河濟燕冀間
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利病篤老嗜學未嘗一
日廢書行必載書自隨有一疑義必反覆叅攷援古證
今求其至當而後止先生嘗自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
其有不合時復改定積三十餘年爲日知錄及郡國利

病書蓋自道所得也又以孫愐唐韻及宋廣韻其中部分不能無失後人以意分合增減舛謬殊甚乃證之詩易及子史爲音學五書自是六經之文可讀沈氏之誤一以古音正之嘗與人云學必自小學入而與俗儒守章句不適世用有別吏治財賦典禮輿地之屬皆採源竟委能見其大而於禮教之衰遲風俗之頹敝尤孜孜規切潘耒謂有明三百年一人不誣也近世學者頗知趨嚮先生而吾友張石洲始爲先生年譜道光二十三年道州何子貞又同石洲創爲先生祠於京師慈仁寺之西南隅後十三年爲咸豐六年琦又爲先生祠記而

介孫於崑山適建先生祠前後數年間南北若合符契
樸學滋盛矣介孫名印江南人將爲縣令近畿先是介
孫少依其舅丞於濬先大夫時爲濬令因是識介孫彼
此嬉遊稚昧介孫獨能記憶且少余一歲忽忽今五十
年去秋見介孫問以所學則曰吾師顧先生者出祠記
歎異之旣幸其有合且曰吾兩人少同遊長同術業及
今又同爲顧先生祠記也蓋書崑山祠記後於是爲識
數語且揭先生爲學之大指并阮太傅祠記暨琦所爲
碑文貽崑人彙刊之咸豐七年十二月

書北宋汴學篆隸二體石經記後

右北宋篆隸二體石經記吾友山陽丁儉卿舍人自云得之市肆故書中凡三百九十一紙真書一行篆一行每紙八行行十字爲字計三萬三百有奇攷玉海藝文及周密癸辛雜志悉合迺裝爲四冊自記刊本寄其子頤伯農部仲山中翰余因得讀儉卿所爲記及次和子貞編修詩歎異之宋史藝文志楊南仲石經七十五卷南仲豫章人知國子監書學仁宗時詔同丹陽謝飭聞章友直分隸諸經刊石太學諸儒重焉然傳本希闕顧亭林萬季野石經考但存名目而已竹垞經義述聞謂沒於河決時杭大宗攷異云石版亡當元末故後人僅

有見者按石經創始自漢熹平四年蔡邕自書立太學門外魏正始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書者邯鄲淳衛恒疑非是或云嵇康王伯厚紀聞謂於晉則裴頠於唐則鄭覃開成中覃請仿漢石經刊寘國學刊既成文宗更令唐元度覆校謂之石壁九經今所見碑林搨本是也唐五季又有蜀本十二經載孫逢吉劄石始末去北宋之時差近其後南渡又有高宗御書石經在杭府學中經兵燹後破缺不可讀矣然自漢訖今惟唐開成及南宋殘石偶存而嘉祐汴學拓本則如儉卿所云亡佚已久雖博洽如顧亭林萬季野諸公未之見卽聞有

獲者如吳山夫金石存亦止易書周禮數碑耳未有若
吾儉卿今日所得之富者儉卿又云宋史及玉海載石
經無孟子而此有之足證史籍之闕是表章孟子亦自
北宋石經始異日渡淮將往觀焉咸豐八年三月桂林
朱琦爲題卷首并識

跋

伯韓觀察居諫垣侃侃言天下事直聲振一時未竟其
用士論惜之今讀其文理正辭醕氣味深厚蓋學昌黎
韓子之文而不襲其貌者可以知其所蓄矣

同治四年小陽中浣倭仁讀弁識

朱御史傳

兩浙忠義錄

朱琦字伯韓廣西臨桂人舉道光辛卯鄉試第一乙未成進士由翰林歷官御史告歸琦銳志嚮學慕其鄉故大學士陳宏謀之爲人思以學術勵當世不務躁進在臺端章數上皆天下大計與蘇廷魁陳慶鏞號諫垣三直廣西賊起琦在籍辦團練張家祥之來歸也官吏多疑之琦獨識其人忠果可任力保其無他後更名國樑卒爲名將死事琦以團練勞議敘道員入京候選踰年隨欽差大臣桂良等至江蘇卒無所遇布政司王有齡雅重之及有齡撫浙琦亦遊杭州時方用兵籌餉日亟

一切苟且之政競進而琦言事每持大體務恤民或嫌其迂闊十一年總辦團練局賊既圍城琦守清波門督士卒守禦無間晝夜食將盡大府以米餉琦猶分數斗貽舉人伊樂堯樂堯琦道義交也城陷琦死之琦工詩古文辭與梅曾亮邵懿辰相上下有集若干卷